



海岱考古。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东张遗址位于阳谷县大布乡东张村东北，地处东汉以来黄河故道东岸，面积约1.2万平方米，属于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郓州一处基层农村聚落。遗址处于地下2米处，西临古黄河，与现在的聊城市城区和莘县隔河相望。这处“2024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有何独特之处呢？

整个村子居址近乎完整

2020年12月，菏泽市曹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东阳高速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了东张遗址。2023年8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程占压遗址区进行了复勘。2024年5月至1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配合性考古发掘，实际揭露面积达2800平方米以上，共发现围塿、围沟、房屋、道路、柱洞、灶、灰坑、灰沟等116个遗迹单位，出土了瓷、陶、骨、铁、铜等材质的生产、生活遗物。

根据地层堆积、出土器物，特别是遗址兴废的上下地层，专家确认东张遗址在后晋开运元年（944年）黄河滑州决口后开始建设，废弃在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北流横院故道之前。

从现场考古来判断，这处古村落分三期进行建设，面积逐步扩大。比较有意思的是，三个区域分别建有高约0.6米的围塿，除较早的一区围塿分两期，二区、三区皆为外侧取土一次性堆筑而成，显然是经过规划统一施工而成。这种以围塿为边界、居住区分区规划的发展形态，在以往考古中是比较少见的。

古村落内，多为三面为土墙、房门所在为篱笆墙、两房相对的排房排列形式，还发现了长33米、宽5米的长屋，以及两屋一灶房的组合。这反映出村子内可能存在特殊功能区域，从中还能看到集体生活、小家庭生活的不同居住形态。在室内，几乎每个家庭都发现了砖灶，灶中有黑灰，但没有发现土炕。

“一种猜测是当时天气比较暖和，人们用席子铺在地上或者床上睡。”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吴志刚表示。

在一区房屋和三区房屋周边发现的行炉是本次出土器物的亮点，它们器型古朴，分陶、瓷两类。行炉是行香礼佛之用，反映了该聚落居民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为研究古代宗教仪式、信仰习俗等提供了线索。另外，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瓷器具有明显的商品化特征，同时出土有大量的牛骨，这些在周边同时期考古发掘中尚属少见，说明这个村子可能经济业态比较独特。

现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古村落里，每家有墙、有院、有屋、有灶、有灰坑，还有众多用于立木柱的土坑，以及立门板所用的砖砌，但是唯独没有发现坑式厕所。“针对这个问题，考古队进行了讨论。我们猜测，当时村民可能使用马桶解决如厕问题，同时粪便可能用于农业种植，因此没有留下相关痕迹。”吴志刚解释。

“本次考古发掘近乎完整地揭露了该聚落的居址部分，在社会形态研究上提供了基层聚落从初始的集体生活到稳定后小家庭结构转变的考古资料，其围塿分区与后世堌堆高台建筑差异显著，为黄河滩区聚落营建提供了新范式。”吴志刚表示。

从现场看，这个村子后来因水患而整体搬迁。由于遗址是搬迁后留下的，而不是洪水直接淹没村庄所致，所以人们把能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搬走了。比如，木门、房梁、立柱，以及能重复使用的碗、盆等，都被带走，仅留下少量砖块和破碎无法使用的陶盆、瓷碗等。

被宋代黄河「逼退」的古村落



当时因河患搬迁很普遍

黄河水情复杂，北宋正处于较为温湿多雨的时期，加之黄河下游河道从唐代开始逐渐成为地上河，因此黄河洪灾在宋代尤为严重。《黄河水利史述要》对西汉以后黄河主要河床决口数进行了统计，其中北宋66年，仅次于明代112年和清初至道光年间67年。

北宋初期，黄河下游河道大致和隋唐、五代时期相同，在山东流经郓州、博州、齐州、德州、淄州、滨州等地，从渤海南部入海。由于该河道使用时间已经很长，河床淤积严重，进入宋朝后开始频繁决溢。受此影响，黄河沿岸迁城、迁村比较普遍。

据历史地理学者、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古研研究，东张遗址所在的郓州地区，经常遭受水灾的侵扰。就连郓州的行政中心郓州城，大水坏城的事件时有发生。唐长庆四年（824年），“郓大水，坏城郭庐舍民居殆尽”。仅仅过了六年，郓州城又一次遭遇同级别的大水，损失严重。到了宋开宝三年（970年）六月，“郓州河及汶、清河皆溢，注东阿县及陈空镇，坏仓库、民舍”。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黄河水溢入郓州城。冬天积水结为厚冰，郓州知州袁廓发动民众将冰凿碎，运出城外，以除去积水。可没想到，到了春天扔在城周围的冰又化为水，“流澌自四隅入，民益被其患”。恰逢黄河水涨，洪水流入郓州城外的清河，引得清河又泛滥，郓州“城将陷，塞其门，急奏以闻”。后来朝廷出动力量堵住了黄河缺口，让黄河改流，才使得清河水落，郓州平安。到了咸平三年（1000年），黄河大决于郓州王陵埽，大水“侵迫州城”，朝廷派遣民夫两万人，经过一个多月才堵住了缺口。

郓州城临近清河，且地势低洼，经过多次严重水患元气大伤。于是工部郎中陈若拙上奏建议将城迁往东南十五里汶阳乡地势较高的地方，经朝廷批准后，郓州城整体进行

了搬迁。

与东张遗址同属郓州的东阿县城址，在北宋有三次迁移，也都是为了避开河患。东阿县城从春秋时期一直就在今阳谷县阿城镇，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患，东阿城址迁移到了南谷镇。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及汶水、清河一并决溢，大水注入东阿城，毁坏了仓库和大批民舍。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东阿城又被河水淹没，不得不再次迁址，移到了利仁镇。绍圣三年（1096年），东阿城遭遇大水，又被迫迁往新桥镇。

郓州阳谷县城址在北宋也发生过两次迁移。开宝六年（973年）河水冲破阳谷县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县城到上巡镇、迁址以后，黄河在县北十二里。景德三年（1006年），阳谷县城又因水患而迁往孟店。

城防完备的县城尚且不能抵御黄河水患，位于黄河故道滩区的普通村落搬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吴志刚看来，东张遗址的时代，能确定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聚落适应性提供了实证，是河济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兴废与后晋和北宋早期的洪水事件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泛滥的记载，对研究黄河泛滥史、沿黄地区的聚落发展、黄河堤防的修建等具有重要价值。

“东张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的村落布局、社会生产面貌、社会结构、普通民居建筑、精神信仰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发掘不仅填补了鲁西地区该时期农村基层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同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吴志刚表示。



学者伉俪的清醒选择

□ 逢春阶

小译 观望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小画册《竹蜂战》，讲的是越南少女抗击美军的故事。那年我七岁。母亲领着我去赶景芝大集，卖了香椿给我买的，九分钱。这本小画册放在书包里，一直珍藏到小学毕业。对书的感觉啊，真的就是“爱不释手”。

后来上了初中，买了《祖冲之与圆周率》《格点和面积》《数学万花筒》等数学书（我一度特别喜欢数学，想当个数学家），后来喜欢上了文学。等参加了工作，买的多是文学书，以小说居多。先有了书籍，又有了书房。书也渐渐多起来，书房满了，就摆在客厅里，有的放到了地下室。虽然看得不多，却依然见了书就想买。直到某日惊觉：书架上的尘埃，都能写字了。

我现在对书的态度，是又爱又恨。扔了舍不得，有时说不定哪本书还用得着呢。不扔吧，太占地方。于是，一本本的书，依然来到家里，越积越多。我想起了一句话，“占有就是被占有。”你占有了书，也就被书所占有。

近日，看到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夫妇将毕生藏书捐赠首都图书馆的消息。这两位学者的选择，不仅是完成三万册典籍的物质迁徙，更开启了一场学术精神的接力。在功

利主义浸染学术界的当下，这份对纯粹治学理想的坚守，对书的钟爱，让人敬佩。

这对学者伉俪的藏书史，恰是一部鲜活的学术生命史。夏晓虹为编纂《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踏遍大江南北搜集史料；陈平原为研究章太炎，在拍卖会上与《国故论衡》初版结缘。那些泛黄书页间的手泽批注，暗藏着学术发现的密码，连缀成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基因图谱。面对人工智能，陈平原说：“纸质书未来将是典雅的、审美的，而知识传递可交给电子书。”他们以行动诠释：“书比人长寿，短暂拥有已是福分。”在短视频泛滥、知识碎片化的今天，这对学者伉俪的抉择犹如一剂清醒剂：放弃占有，让书流动起来。

我读过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老师的书。2013年，我到北大进修，还选修过陈平原教授的课，他涉猎的现代文学领域，我特别感兴趣。我还利用课余间隙写过一篇陈平原先生谈版本问题的专访，话题当然谈的都是书。我对名人书房好奇，很想去拜访，但没好意思开口。

陈平原先生这次呼吁年轻人忘纸质阅读的独特魅力，同时强调人文学者需直面AI挑

战，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非止步于知识灌输。这是老学者的期许，但也许将来，就跟我们现在不再翻阅竹简一样，将书真的都放进博物馆里，不再翻看。

名人的藏书往往包含批注、手稿等个人研究痕迹，捐赠保存了学术思考的“活历史”，为后人研究提供线索，形成跨代际的学术对话。藏书的选择与积累往往反映学者治学路径，捐赠使其私人学术史成为公共历史的一部分，为学科史研究提供鲜活个案。私人藏书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避免了文献散佚的风险，强化了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集体保护意识。两位学者的选择提示我们：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占有，更在于流动；文化的生命力不仅依赖创造，也需依靠无私的传递。这种精神对于当下构建学习型社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我暂时还没有把书全部捐出去的想法，当然，我的书没有珍贵版本，价值不大，不值得捐给图书馆。再说，咱又不是什么名人。我想把自己的藏书捐给老家的社区、乡村，以微薄之力推动知识流动。老家要不喜欢，我就卖废品，卖了换酒喝。

古籍 捷英

尚书：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

□ 大众新闻记者 武宗义

前言：

古籍，指古代典籍，泛指古书。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的《鞠歌行》：“览古籍，信伊人。”唐人杨衡的《游陆先生故岩居》诗：“拾薪遇鼎，探穴得古籍。”其中的古籍都是指古书。

现代意义上的古籍则是特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的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其范围不仅限于雕版印刷的书籍，还包括各种制作方法所形成的图书，如手写、石刻、活字印刷等。

中国古籍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最好学者，尽其一生能读完的也不过九牛一毛。古籍按照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部主要包括儒家经典及其释作；史部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及地理、政书等；子部包含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等；集部则包括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作品。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学术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由于年代久远，使用率低等原因，很多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现代人读来佶屈聱牙，犹如天书，不借助工具书，简直不知所云。

为了让读者朋友大体了解中国古籍的浩瀚和博大精深，从今天起，本报简单推介一些流传至今的古籍佳作，为了不至于太过枯燥，其中会尝试穿插一些来自书中的名言警句或者历史故事等。

本系列首篇推介的古籍著作是儒家重要经典“四书五经”之一的《尚书》。

《尚书》，即上古之书，又称《书》《书经》，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是一部追述上古事迹著作的汇编，儒家五经之一，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一直以来被很多人认定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也是一本记言的古书，其主要内容为阐述仁君治民之道以及记录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

《尚书》包括典、谟、训、诰、誓、命等多体裁文献汇编。“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记君臣谋略；“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通行至今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西汉伏生口述28篇《尚书》为今文《尚书》，西汉鲁恭王刘余在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

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豫章内史谢鲲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与《古文尚书》25篇。“命运多舛”，或许就是其中部分文章（如古文《尚书》）据信是伪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的必读书目，在历史上的影响自不必多言。

从文学成就看，《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古籍中的有关章节记载，《尚书》之前，还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书，可惜这些书都早已亡佚了，实在令人遗憾！

《尚书》是儒家核心经典之一，是历代儒家研习之书，虽然古奥难懂，但其中很多名言警句流传至今，成为常用成语或者俗语被广泛使用，言简意赅又脍炙人口。下面举几个例子。

玩物丧志 据《尚书·周书·旅獒》记载，武王克商以后，打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其中的西方旅国进贡了当地的名犬——旅獒。

大概和现代人一样，对这个宠物狗，武王也非常喜欢，太保召公看在眼里，忧在心上，担心武王玩物丧志，荒废政务，于是写了《旅獒》一文，来劝谏武王。

召公说：“呜呼！圣明的君王敬重德行，所以四夷都来宾服。而且不论远近，都贡献各方物产，但只限于可供衣食器用的东西。同时，君王向异姓国昭示明德，使他们不要荒废职责；分赐宝玉给伯叔之国，来展示亲爱之情……还有，德盛之人不轻易侮慢他人。狎侮君子，就不能让他们尽心公务；轻易侮慢百姓，就不能让他们尽力做事……所谓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做无益之事来妨害有益的事，事就能成；不重视珍奇物品轻贱寻常用物，百姓才能富足。（考虑到饲养成本等因素），犬马不是本土的不养，珍禽异兽不能用国家财力养育。”

功亏一篑 该成语同样出自《旅獒》，原指筑土山，只差一筐土而未能成功。后多用于比喻做一件事只差最后一点努力未能完成，多含惋惜之意。和它意思相近的成语是“功败垂成”。

《旅獒》除了劝谏武王不要玩物丧志外，还提出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观点，即犬马不是本土的不养，珍禽异兽不能用国家财力养育。可以说，召公较早甚至最早提出了国家财力不可滥用以及国家必须重视人才的先进理念。

召公说，不以远方的物产当宝贝，远人就会来归附；以贤才当宝，身边的人就会心安。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诸多事例已经证明。

除此之外，召公提出了细节管理的理念。召公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平时不注重细微言行，日积月累，终究会犯大错误。这就好比修筑九仞高的土山，可能仅仅因为差一筐土而导致失败（功亏一篑）。所以，周朝想要世代为王，长治久安，作为国君的武王必须明白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除了上面提及的成语，《尚书》中还有很多我们至今耳熟能详、广泛使用的成语，如好生之德、如丧考妣、念兹在兹、克勤克俭、巧言令色、玉石俱焚、有条不紊、有备无患、离心离德、同心同德、奇技淫巧、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暴殄天物、多才多艺、杀人越货、推贤让能、败常乱俗、有容乃大、发号施令、独夫民贼、恶贯满盈、光天化日、五音六律、马放南山、西学东渐、以及满招损，谦受益和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违，等等。

